

水的

敦煌

◎刘文阁自选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水的



敦煌

◎刘文阁自选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的敦煌/刘文阁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059-5512-7

I.水… II.刘… III.诗歌-中国-当代
IV.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07001号

书 名	水的敦煌
作 者	刘文阁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0印张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07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5512-7
定 价	26元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进程

树悲	7
负义猴子	9
华山剑	11
故宫	13
致历史博物馆	15
群山	17
山泉	19
一只雌鸽	21
秋树	23
高粱红了	25
月下树	26
鲁迅	27
板桥竹	29
草堂	31
涨潮之夜	33
涉江之驼	35
都江堰	37
禅	39
平凡的日子里	41

溯江而行	43
------	----

第二辑 与菊同行

遗址	45
李白	47
柳宗元	49
白居易	51
萧萧易水	53
乾陵	55
剑殇	57
原配蟋蟀	59
分封	61
沉默是金	63
苦夏之梦	65
淬火的骨头	67
两只鸟和一个难题	69
鱼鹰	71
高原春天	73
春城	75
城市印象	77
与菊同行	79

第三辑 蝴蝶在门前死去

韩愈敲门	81
滕王阁	83

瘦贾岛·····	85
苏东坡过琼州海峡·····	87
胯下韩信·····	88
一首宋词的诞生·····	90
王维的辋川·····	92
最后的花朵·····	94
李清照·····	96
李商隐·····	98
红颜·····	100
司马迁·····	101
雁塔回望·····	103
岭南·····	105
夜遇杜甫塑像·····	107
潼关·····	109
面对秦桧的跪像·····	111
风波亭·····	113
读一部小说中的剑·····	115
莲·····	117
鼎·····	119
碑林的光芒·····	121
死在七十九页的甲虫·····	123
狼毫·····	125
黄金时间看连续剧《三国演义》·····	126
曹操头痛·····	127
姜太公钓鱼·····	129

陇西古寺·····	131
不做书生·····	133
这座城·····	135
缪斯门前·····	137
午夜滴水声·····	139
天不降雪·····	141
季节·····	143
小巷·····	144
在中英街触摸一只断掌·····	145

第四辑 诺言

居室·····	149
街头地摊·····	151
出站口·····	153
闲章·····	155
庄庄·····	157
缺口·····	159
诺言之花·····	161
梅香·····	163
心灵的日子·····	165
回家·····	167
克林顿从我家门前经过·····	169
深度·····	171
假牙·····	172
五月片断·····	174

灵魂碎片·····	177
想起老电影·····	179
感觉·····	181
血·····	182
怀念·····	183
泰坦尼克·····	185
飞翔·····	187
祁连山·····	188
观《雍正王朝》·····	194
孔子·····	196
长啸嵇康·····	198
兔年春天里的未央湖·····	200
易水·····	202

第五辑 暧昧的高原

期待壶口·····	205
清凉山上·····	207
俯望延河·····	209
班车上·····	211
骤雨·····	213
旧楼·····	215
陕北的羊·····	217
延安来的火车·····	219
闯王铜像·····	221
又见腊梅·····	223

石匠·····	225
在勉西武侯墓·····	226
打工者·····	228
狼狗·····	230
日光岩·····	232
被伐的宋槐·····	234
两场雨·····	236
我的头疼·····	238
变形记·····	240
一道地理题·····	242
汉江·····	244
过秦岭隧道·····	246
深山里的河·····	248
新闻·····	250
康复路·····	252
羊年致辞·····	254
夏天的记忆·····	256
轻功·····	258
2003：伊拉克之春·····	260
疫情时期·····	264
一首暗淡的诗·····	266
每日阳光·····	268
盲人的正午·····	270
水做的书·····	272

第六辑 水的敦煌

水的敦煌	275
暖流	280
在敦煌雅丹地貌公园	282
大漠	284
玉门关前	286
星	288
长乐门外	290
鼓楼	292
钟楼	294
自然	296
岁末	297
传递	299

附录 诗评摘录	301
---------------	-----

自序

—

这是从我已出版的五本诗集中选出，加上后来写的一部分诗的合集。

我将它视作自己的生命！这样说，是相对于英雄豪杰们以传奇或伟业谱写生命之歌而言的；而我自知无才也无力在现实世界里建功立业，以诗抒写心灵便成了今生的宿命。翻阅着集子中的一首首诗，如同回望一个个熟悉的道碑，连接起了我二十余年的心路历程。其间，或风或雨，或欢乐、或痛苦，无不清晰在目而难以忘怀。二十多年间，我生活的世界早已沧海桑田了，自感宽慰的是，对诗我依然虔诚而敬畏！

想当年，诗何等的灿烂和温暖！记得我所在的那家企业，晚间开办的文学讲习班，宽敞的教室里总是满满腾腾的一群爱诗者，时至今日，我仍然能感受到那种诗的青春的温度；也记得一个朋友，在报上发表了两首诗后，再遇不相识的人时，总会高高仰起头来自报家门：“我是××！”俨然一副著名的神态。当时尚觉得好笑，可如今想来，那又何尝不是诗的自豪和单纯呢？当然，更忘不了的，是我的诗第一次发表的情形：那个冬日的下午，下班的路上与同是写诗的关本满老师相遇，他紧紧抓住我的自行车车把，急切地说：“明天的西安晚报发你的诗啦！”下午他到报社去，已见到了次日报纸的校样。顿时，就像挣脱了地球的引力，我飘升起来，激动、亢奋；继而一个不眠之夜，天晓得我想了些什么！也许，极致的欢乐和极致的痛苦是一样的，都是空荡荡、白茫茫的一片吧！岁月流逝，23年前那个下午的情形，那位老师也许已忘记了，可他那兴奋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是诗共同的欢乐！

恍如隔世。一幅曾经广阔的诗歌版图，一个远去的纯情年代

的背影。我发表的第一首诗《写在新居民楼群里》，诗中写道：“让匍匐的抬头，让蜷缩的奋起”，可今天，不断攀升的房价正成为灼烫社会的热点，对匍匐于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来说，高耸的大厦越发像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了！这是不期而遇的巧合，还是沉重的必然？

悲哀的仅仅是诗吗？

二

雪山的雪线一步步升高，道德的底线一步步沉沦。再回首，诗的家园已一片萧索。

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一个爱好文学，亦信佛甚笃的朋友来访。闲聊中，他突然说道：“按人世轮回，现在魔鬼要控制人性了。”这句颇有宗教意味的话令我深感惊讶！沉默了半晌，也只是对他无言一笑，以示无法理解和认同。那时的我，信念如同鼓胀的帆，深信着诗向善、正义的力量。尽管我也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中，有着太多的苦难和黑暗，但对未来还不曾怀疑过。

十几年过去了，日月之梭已织就了宽广的城市，林立的高楼，车水马龙，歌舞升平……。可其间的人，我的同类，其冷漠、其贪婪、其丑态种种，也早已变得让我无法辨认了。当年的那个朋友，后来因无钱医病而英年早逝（他名叫郭成庄，我曾写下诗文悼念这位善良而富有才华的朋友），可他说的这句话，却在我的意识里扎下了根，且逐年在放大着我的苦恼和困惑：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真如黑格尔所言：人性中的恶是撬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杠杆？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两岸踏遍，一条河才能看得透彻而完整。年轻时读北宋词家柳永的《望海潮》，词中写尽了杭州城的盛世繁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相当一段时间，我将此读作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富裕祥和，但于今想来，那豪那奢必定只是豪门贵族的狂欢罢了！看看几千年历史，普通的百姓何

时曾进入过豪与奢的层面！如今，盛唐正在成为一切盛世的代名词；但日烈愈黑，即使在盛唐耀眼的光环下，杜甫不是仍为我们展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经典式的阴影！因此，又想到了680年前潼关路上的张养浩，当他面对“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而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慨时，不知是否曾意识到：这沉重的八个字吐出的那一刻就已不朽了，就已具有了穿透古今的光芒！

诗人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痛苦和无奈就来自诗人无力改变社会的走向，而最终诗人被铭记，不仅是由于其作品为人们带来了美的愉悦，更重要的是他们以诗为时代保存了良知和精神的高度。

三

1996年夏，我去了新疆，在乌鲁木齐青年路的一家小饭馆里，和诗人东虹匆匆一聚。席间，他曾告戒我：“文学是美好的，但文学的背面你不要去看，那里边有许多丑恶的东西！”尽管多年的写作中，我喜欢独往独来，少有也厌恶拉帮结派，文学背后的恩怨是非也知之甚少，可对这句话我还是印象很深的。

如今东虹已去世多年了，而世事的变化之烈恐远非他所能料到。放眼文坛，有些幕帘还悬挂着，就像一本书的名字《看上去很美》；又有多少已经揭去，丑恶正赤裸裸站在前台。文学乃心象的镜子。人的欲望在纵横中攻城陷地，金钱已成真正的主宰。当文学沦为猎取名进而攫取利的工具时，又怎能指望它带给我们真诚和感动呢？随处可见的精神垃圾和泡沫，阻塞着通往心灵深处的道路。

曾经一个时期，诗坛上“坚守”一词甚是流行。初闻时，感受的是种悲壮，继而又体味出了某种无奈。诗毕竟是心灵的自然流露，有感而发、无感搁笔，“坚守”多少显现出外力下的被动。再后来，随着“炒作”“包装”“作秀”等手法的日渐成熟

和泛滥，“坚守”声越高者，则越发引起人的怀疑了。缺失了悲悯情怀和道义力量的支撑，我们所看到的是诗阵地的一步步陷落。

四

曾读到《草堂灵记》一书，作者为清末民初湖南诗人和书画大家杨钧。书中，作者记述自己一次写诗的经历，具有某种启示。

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杨钧少时便“喜而妒之”，并立志再写一篇与之竞秀。心结二十多年，某夜，“神机触动”，灵感突发，终于得了“隔水隔花非隔夜，分身分地不分光”的妙句。作者不由得豪气中来，自信地认为可以“压倒张若虚矣！”

唐诗是公认的中国古代诗歌的颠峰。唐诗的天空可谓气象万千、群星璀璨，这群星照耀下的，毕竟还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张若虚虽只是一个诗人，可他却是那条璀璨星河中的一颗，他的恢弘背景杨钧如何能与之比拟呢？在内忧外患，千疮百孔的清末民初之时，在充满了腐败气息的黑暗天空里，即使“隔水隔花非隔夜，分身分地不分光”这样的妙句，发出的光也必将是苍白的、微弱的。要达到甚或超越张若虚的历史地位，恐怕只是作者认识上的错位罢了。

历史诡异而冷酷，却是最终的裁决者。今天，即使如杨钧那样执着于诗的人又有多少呢？躁动的大地上已容不下沉思的头颅。这是一个侏儒的时代，尽管作大师状的人物已经不少了！

五

国门打开之初，偶尔有从国外回来的朋友，讲一些当时我们还感到很新鲜的事儿，比如超级市场、高速公路、私家车等等。

如今，这些早已是我们生活里的寻常事了。我居住的这城市，现在连马路道沿也开始刷油漆，也要和国际接轨了。然而，让人不情愿看到却已发生的，是我们的诗歌也在重蹈着发达国家昨日的旧辙。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美国现代诗选》，译者赵毅衡在序言中写道：“当代美国诗在多次动荡变化之后，已经失去了二、三十年代‘现代派’的许多特征，但一次又一次的新诗浪潮似乎做的拆除工作比建设工作多”。“从数量上说，有人称美国诗遇到了‘马尔萨斯恶梦’，大量的诗集、诗刊组成了过目即忘的垃圾货洪水。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当代文化如何发达，诗歌创作如何普及，事实情况是恰好相反……”。“在泛滥成灾的劣等作品之中，我们今天很难肯定一个大学生是否能说出一条常用引语，一个作品中的人物，或一段故事，是出自莎士比亚戏剧，还是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的小说。”美国当前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文化水平之低，的确令人惊叹。”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只可压缩而不可超越，莫非真的如此？

中国新诗的历史只有百年，还很年轻，今日面临的现实却是严峻的。外部环境的逼仄（日益物质化）和内部力量的削弱（道义和真诚的缺失），正在使诗滑向社会生活的边缘。林立的山头救不了诗，纷乱的旗子只能遮蔽诗原真的光芒。也许，只有那些信仰诗为宗教的人，那些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关注民生疾苦的人，才能延续诗的生命，守住诗最后的一方净土！

担忧诗的消亡乃杞人忧天，让诗重现昔日的盛景也是美好的幻想。诗最终将会回到它的自然形态：小众文学（诗人沙陵语）。

六

我的诗歌写作，从发表第一首诗至今，23年已过去了。其间用心不少，成果无多，惟可自慰的是，我的情感是真诚的。因

而，我也特别厌恶某些人在放弃了诗歌写作后，像变节者一样对诗进行贬低和诋毁。对诗，我的内心充满感激！

人生短暂而磨难多多，岁月远去如烟似雾。就我而言，诗如一剂良药，固善良之本，壮进取之志；快乐被一次次放大，痛苦则被消解。当我走在平凡的日子里，而得以激情地活着；面对横流的物欲，能从容地置荣辱于身外而达到精神自足，这些都要感谢诗的赐予！

我爱漂泊，爱漂泊的自由以及伴随的艰辛。自参加工作以来，每隔五、六年总要走换一个单位，这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还是漂泊之魂投于现实世界的影子？诗是我漂泊旅途中唯一的行囊！

当然，回首来路时，我更不会忘记曾给我以培育和教诲的师长，给了我帮助和感动的人们：我的最初的启蒙者商子雍和曹伯庸老师，诗的“汗血马”老诗人沙陵，对我多有扶携的诗人石河、鄢家发，与之一同从血与火的考验中走过的作家庞进，神交相知近30年、始终给我以精神支持的同学郭风、郭庆夫妇，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季凯翔等；当然，还有许多真挚的朋友，限于篇幅，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并展开来表达我的感激与谢意，但和他们的感情与友谊，无疑是我今生珍贵的财富。如果说这个集子里的诗是一个个道碑，他们则如同一座座温馨的驿站，给了我不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这是诗的温暖！秋天已经来临，冬天正在逼近，现实的冷漠在加深。拥有这种温暖的人，能说他 not 富有、不幸运吗？足矣！

作者2007年8月

树 悲

树很诚实
生来脚就长在地下
所有的手伸向天空
拥抱风和白云

树不会东奔西跑
为金钱而“走穴”
树没有许多杂念
因而个子长得很高
歌飘得很远

人却比树聪明
人有三十六条妙计
把最妙的那条穿在脚上
人的路便四通八达
令所有的树望尘莫及